

姊妹

杨东明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姊妹

杨东明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姊妹/杨东明著. —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41-968-3

I. 姊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751 号

出版社: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

开本:710mm × 1030mm 1/16

印张:16.75

字数:240 千字 **印数:**1—20 000 册

版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641-968-3/I·102 **定价:**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- 第一章 新路 1
- 第二章 陌生的精彩 9
- 第三章 老虎不跟老猫比上树 20
- 第四章 是谁导演这出戏 39
- 第五章 两个小仙女 62
- 第六章 最上镜 102
- 第七章 草莓一样新鲜的快乐 124
- 第八章 情人节 151
- 第九章 你可别这么哭 182
- 第十章 俺这辈子就要你 205
- 第十一章 万念俱灰 227
- 第十二章 一个连一个的新信息 245

第一章 新路

再

次回到省城火车站，常宝贵心里不禁感慨万端。

一个多月前，他第一次从出站口走出来，望着灯火辉煌的车站广场，仿佛来到了一个天上的世界。楼那么高哇，高得像一座座山；车那么多呀，多得犹如网里的鱼。他把坚实的双臂举起来向天上甩了甩，然后蹿起大脚板呱嗒呱嗒地往前迈。他要走出生活的新路哩，他相信会有好多好多的机会在前面等着他。

这两年，常家庄的年轻人差不多走空了，去省城，奔新疆，下广东……四处打工挣钱，一到年关，那些闯荡天下的人纷纷衣锦还乡。发型新鲜了，服饰新鲜了，一张嘴就是满口的新鲜词儿新鲜事儿，仿佛唾沫星子都跟着新鲜起来。常宝贵咋啦？常宝贵又不比别人少个胳膊少条腿儿，常宝贵就不能出去闯闯？

于是，常宝贵就到省城来趟趟水了。

火车站旁边的二道街是省城最大的劳务市场，那里每天人头攒动，热闹得像是赶集。常宝贵就在马路边蹲着，他像所有那些来找活儿的人一样，在面前放了一个硬纸板，板上写着字：“泥瓦工，管子工，电工，油漆，贴墙，粉刷……”在这堆字的上面，又加了两个大大的字：“全拿”。这可不是吹牛，常家庄别管谁家盖房都会请他去，弄个灯，接个线，安个管子，贴贴瓷片什么的，他都做得下来。脱粒机、磨面机，他会修；手扶、四

轮,他都管开,这还不是“全拿”么?

原来想着自己一身本事,找个活儿干干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,没料到在路边一蹲就是五天,连个活儿影也没瞅着。晚上睡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澡堂里,一宿六块钱,白天啃啃馒头喝几口白开水,即便如此,身上带来的钱也是越来越少了。

那一天,常宝贵左右两边的眼皮子一起跳,他正在琢磨是祸是福的时候,一辆小面包车就顺着马路牙子驶了过来。车速很慢,车门是开着的,一个人半探着脑袋和身子喊:“招工啦招工啦,建筑材料总厂,建筑材料总厂……”常宝贵本想问问,厂子在啥地方,一个月给开多少钱,可是没等他张口,就见路边的人像炸窝的野蜂一样扑过来直往车门那儿钻。常宝贵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,那车正巧就驶到了他面前。等他清醒过来,才发现自己已经钻到了面包车里。

就像塞了太多馅儿的包子,车里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然而庆幸却在每人脸上挂着,仿佛刚刚中了大彩。小面包车跑得飞快,二道街劳务市场转眼便抛在了身后,接着又抛下了楼群,抛下了立交桥和那些熙熙攘攘的商业大道。

整个城市都被抛下了,路两边全是矮矮的麦苗地。

“到了没?”有人问。

“急啥。”是一句没好气的回答。

约莫一个时辰过去了,离省城是越来越远了。

“厂子,在啥地方?”常宝贵也禁不住问。

“到了就知道。”语气很不耐烦。

兴许,大厂子就是远呢。常宝贵安慰着自己。

小面包车从国道上一拐,下来了。路很窄,有了起伏,有了蜿蜒。时而看到些村屋,像是遗在那里的稀稀拉拉的羊屎。

“往哪儿拉呀?”

“俺不想去了。”

……

车飞速地颠簸着,车门却忽地打开了。风啸叫着,像狗一样扯着人的衣服。

“不想干的，下去！”

下去？下去咋办？这是啥地方，咋搭车，难道能走回去——再也没人吭声了。

黄昏时分，小面包车就停在了姚桥村的两孔砖窑前。

“到了到了，下来下来都下来。”

像从鸡笼里掏出来的鸡一样，车里的人一个个钻出来，在晚风中伸着胳膊伸着腿。常宝贵看看砖窑再看看小面包车，开口说：“我不干，把我带回去。”

开车的人听了，就把手伸到了他的脸上。“行啊，先交一份来的车钱，再交一份回去的车钱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们——”常宝贵涨红了脸。

“是你自己跳上来的哦，又没人拽你。”

常宝贵无言以对。

车开走了。常宝贵勾着脑袋，跟在大家的屁股后面往砖窑那边走。窑背后有间大棚屋，四壁都是用烧废的砖块砌垒的，青的青紫的紫，瞧上去像是被人狠狠揍过的屁股。

窑头在前面领着，大家相跟着往棚屋里进。屋外的天刚刚暗下来，屋内却是黑透了。

窑头说：“自己找铺，歇歇就吃饭。”

常宝贵睁大眼看了又看，才看清楚过道两边都铺着麦草，麦草上有被褥一样的棉絮。那些棉絮蓬散着，犹如污水里的泡沫。就在那些泡沫的后面，半躺半卧着一些先期而来的人，他们的眼珠子在暗处幽幽地发亮，像是一些大老鼠。

常宝贵想了想，掉头就往门外走。

“你干啥？”窑头堵着路。

“尿尿。尿泡尿还不行么？”常宝贵说。

窑头偏偏身子，让开了。

常宝贵慢吞吞地往外挪，出门就顺着墙根往屋后转，做出个要在那里撒尿的样子。心里却盘算着绕过山墙头，然后就撒腿跑。

身后有脚步声，有人跟了出来。常宝贵紧赶几步，闪身转到了山墙

那边。能跑了，快跑！刚刚蹿开腿，猛不防却撞在了人身上。

那是一张驴脸，脸盘又窄又长。常宝贵转身要跑，那人扬腿就踢在他的屁股上。好他娘的一条瘦筋筋的驴腿，踢得快，踢得狠，常宝贵啃在地上，未及翻身，“驴腿”就连珠炮一样接连踹中了他的头，背，肚子，腰……

复仇的牙齿从心底呲露出来，常宝贵忽地一个滚翻，跳起身就向“驴腿”扑了过去。他扑压在“驴腿”身上，随后又被别人重重地扑压。

在那么多的拳拳脚脚棍棍棒棒之下，他终于明白了这顿饱打是早已备下的看家菜。一张张围观的脸在暮色中打着转转，他在其中看到了那些同车的伙伴们的脸。他想说，“帮，帮——”；他想说，“救，救——”，可是那些猴子是不会救鸡的，猴子只会心惊胆战地在旁边看着鸡流血。

最后是“驴腿”对着他的面门，重重地一脚踹下来。他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……

那一脚让常宝贵丢了一颗门牙，此刻常宝贵站在车站广场上，下意识地用舌头舔了舔那空缺的牙床。他的嘴里仿佛又泛起了血腥气，屈辱和仇恨再次升起来，于是他狠狠地向地上啐了一口。

大约是因为他啐得过于响亮的缘故，旁边小吃摊上的两位姑娘一起转过头望了望他。两个姑娘的模样都很鲜靓，一个长了双杏子眼，那是八月的甜杏，大大圆圆，毛毛茸茸，真是可爱极了。另一个生着苹果脸，圆圆红红的，光润极了。常宝贵“嘿嘿”地笑了笑，权做不好意思的表示。杏子眼和苹果脸把头转回去了，常宝贵的目光却无法移开。他紧紧地盯着摊桌上的两个碗，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。那是两碗炒凉粉，清绿的香菜末儿混着油亮的凉粉看上去格外诱人。常宝贵吃力地吞咽着口水，想把饥饿的感觉压下去。

常宝贵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他是从黑砖窑那里逃出来的。

打落门牙往肚里咽，常宝贵自从那天挨了“驴腿”他们的一顿臭揍之后，就变得特别驯服。不管窑头让干啥活儿，他都低眉顺眼地拼命做。他肯掏力，他从不抱怨叫苦，他做了个把月牛和狗，窑头和“驴腿”就把他当做了最好使最听话的苦力。

黄昏头上,“驴腿”把大麻袋甩过来,叫他跟着去村西大地里背萝卜。盐水煮萝卜,萝卜煮盐水,窑上的苦工们顿顿吃的萝卜菜,放屁都是萝卜味儿。常宝贵把大麻袋往身上一披,心就在腔子里可劲儿蹦起来,机会来了,机会!——

萝卜就堆在地头上,菜主掂着一杆大秤和“驴腿”拉闲话,等着常宝贵把萝卜往大麻袋里拾。拾着拾着,常宝贵忽然惊奇地叫道:“咦,恁瞧这是啥?”

常宝贵是半蹲着的,“驴腿”也就半蹲下来,好奇地往地上瞅。常宝贵等的就是这一刻,只见他手一扬,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就狠狠地砸在了“驴腿”的脚踝骨上。

那是个瓷棱棱的大白萝卜,硬得像棒槌。“哎哟哟,腿断了,腿断了……”“驴腿”在地上翻滚着,号叫不已。

常宝贵撒腿就跑,不歇气地跑到了公路上。先是一辆拖拉机捎上了他,后来又求告着坐上了一辆拉货的大卡车。

有力气就不怕没活儿干,有活儿干就不愁没饭吃,常宝贵原来打算在火车站随便窝他一宿,等天明了再到旁边二道街的劳务市场找活儿去。没想到小吃摊儿的香味儿迷住了他,竟让他傻傻愣愣地粘在那儿,再也挪不动脚。

就在这时候,他忽然听到那两个姑娘惊慌地喊起来:“抓小偷啊,抓小偷——”

常宝贵循声看去,只见一个穿皮夹克的家伙双手掂着两个旅行包,正飞快地往胡同里跑。常宝贵想也没想,大脚板一蹿就跟了上去。穿皮夹克的家伙机灵,左拐右拐地想溜掉,可是他毕竟掂着两个旅行包,不一会儿就让常宝贵追上了。到底是做贼心虚,那家伙只想着脱身,把两个旅行包往地上一放,倏忽之间就没了踪影。

常宝贵弯下腰,一手一个包,兴冲冲地往回走。冷不防两个警察扑上来,利利索索地扭住了他。

“不,不是俺。俺,俺没偷……”常宝贵急赤白脸地解释。

“老实点儿!”警察喝斥着,“人赃俱获,还犟嘴?”

幸亏“杏子眼”和“苹果脸”也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。警察和他们一

起回到案发现场,听两个姑娘复述了当时的情景,常宝贵这才由嫌犯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汉。

英雄要走了,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又落在了小吃摊的桌子上。

“你还没有吃饭吧?”

“苹果脸”笑着发问,自从常宝贵掂着那两个旅行包雄赳赳地走回来,她就一直在用钦慕的眼神望着常宝贵。

“嘿嘿,不饥,不饥。”常宝贵吧唧吧唧嘴,憨厚地笑。

“不饥也再吃一点儿,老板,来碗馄饨。”“杏子眼”儿招呼着。

“再来一盘炒凉粉。”“苹果脸”补充着。

眨眼之间那点儿东西就进了肚,两个姑娘都吃惊地笑起来。常宝贵搔搔脑袋说:“饱了饱了,真是哩,真是哩,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饱了,我们还没饱呢。”

两个姑娘看出了什么,于是砂锅烧饼什么的都点了上来。三个人边吃边聊,不知不觉地俨然成了好朋友。常宝贵把自己的事儿前前后后倒了一遍,常宝贵也知道了“杏子眼”叫赵小盼,“苹果脸”叫曾金凤。两人都是一个叫做“美星歌舞团”的“专业演员”。

曾金凤从三四岁上就会唱戏了,是姑姑教她唱的花木兰从军。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,谁说女子享清闲?男子打仗到边关,女子纺织在家园……”她的嗓子很皮实,就像折不了的扁担,怎么也唱不劈。渐渐的,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也会叫她去唱唱了。她站着丁字步,跷着兰花指,唱得有板有眼,做得有模有样。

她已经十七了,不想就这么窝在村子里,然后被另一个什么村子里的男人娶了去,一辈子就算窝在乡下了。听说她们县里有个美星歌舞团,成年走南闯北地到处去演出,她就动了心思要去考一考。要是真的进了团,那就能又长见识又挣钱了。再要是遇上个两心相悦的白马王子呢,这一辈子就活得圆圆满满了。她是一考就考中了的,韩团头闭着眼睛听完她唱的花木兰从军,就拍板收了她。

赵小盼更是全才,她既会唱也会跳。赵小盼会唱刘若英的歌,会唱容祖儿的歌,唱的时候连喘气的地方都和那些歌星一模一样。赵小盼还会走模特儿步,走起来胯一扭一扭的,手一甩一甩的,脚一颠一颠的,像

是踩着弹簧。赵小盼是自学成才的,教材就是自家堂屋里的黑白电视机和半导体收音机。赵小盼家住的那个村子离县城不太远,她和村里的一帮小姐妹隔三岔五去县城看电影看录像,要不就是聚在赵家练唱歌练走模特儿步。有了这两样本事,当初考团的时候,乐得韩团头直拍巴掌。

.....

常宝贵就有些不解了,常宝贵就有些疑惑了,演员当得好好的,为啥要离开。

两个姑娘互相望了望,那神情显得讳莫如深。曾金凤说了句:“节目不好演,再不想演了。”赵小盼则说了句:“想换个活法儿,想去广东那边打工哩。”

说到这儿两个姑娘换了话题,转问常宝贵打算干些啥。常宝贵老实实在地回答:“还到二道街,碰上啥活儿干啥活儿呗。”

赵小盼静静地提议说:“跟俺一块儿去广东吧,咱们搭个伴儿。”

曾金凤立刻眸子亮亮地附和道:“就是哩,有个英雄跟着,看谁还敢欺负俺?”

原来,两个姑娘一出门就接连遇上了几桩事儿。坐长途汽车时有人故意碰她们的屁股摸她们的胸;在车站广场那边有两个油子凑上来嬉皮笑脸地要帮她俩拿东西;刚才呢,简直是明抢了……

听了这些,常宝贵明白两个姑娘是真心邀他一起去广东了。其实呢,常宝贵也不是没想过去广东那边闯一闯,看能不能多挣些钱。只是眼下两手空空,想去也去不得。

“俺没钱。”他尴尬地说。

曾金凤赶快说:“俺有,俺给你买车票。”

常宝贵连连摇头:“咦,那咋能用恁哩钱。”

曾金凤说:“啥恁哩俺哩呀,刚才要不是你把旅行包抢回来,俺俩也两手空空了。”

赵小盼附和道:“就是嘛,俺俩哩钱也就是你的钱。”

“咦,不中不中。”常宝贵还是不松口。

曾金凤急了:“唉呀,就算俺借给你的,等你有了钱再还嘛。”

“是啊,算借还不行嘛。”赵小盼劝说着。

“嘿嘿,这还差不多。”常宝贵认真地笑着说,“您可算清了,我到时候一定还!”

就这样,三个人击了击掌拉了拉钩,算是谈妥了。

第二章 陌生的精彩

二

“噢，这就是咱们的家喽！”

站在大棕床上，曾金凤上上下下地跳着，那样子就像在儿童乐园里玩蹦蹦床。

赵小盼说：“金凤，别蹦了。蹦塌了咱俩晚上没地方睡。”

曾金凤这才张开双臂，像小鸟一样飞下来。

对于他们来说，在惠南市郊的樟溪村租一套这样的小居室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三楼的一室一厅，室是小鸽子笼，厅比鸽子笼还小，然而厨卫却是齐全的，能做饭也能冲凉和上厕所。卧室里有一张大棕床，就由赵小盼和曾金凤享用了。常宝贵抱着新买的小凉席，到外面的小厅里比画着说：“中，晚黑睡在这儿正好。”

赵小盼不无歉意地说：“那可就憋屈你了。”

“在家不也睡晒麦场么。”常宝贵憨憨地笑。

“好好好，晚上有人把着门，睡觉不害怕。”

曾金凤拍着巴掌，眼前忽然没来由地闪出自己和他一起亲亲热热地躺在大床上的样子。羞死人羞死人，曾金凤的脸腾地红起来，她连忙把身子扭过去，再不敢瞧人。

惠南这里的天气很热，一大一小两张凉席两条盖单就能对付着过夜了。是很廉价的凉席和盖单，她们预交了房租，再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之

后,两人带来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。

三个人一起上街,买了一些米面油盐和青菜什么的,然后就回来一起动手做饭。

“我给你们做烙馍卷菜,煮小米粥。”赵小盼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很自信。

曾金凤很快地接了一句:“我也会。”

赵小盼择菜,曾金凤就和面。曾金凤的两只手一边在面盆里搅,一边不停地互相揉搓,那情形就像是从塘泥里往外拔脚的鹭鹭。

把菜择好洗好,赵小盼才到曾金凤这边来看。曾金凤把黏糊糊的两只手放到身后说:“你瞧,我和的面已经好了吧?”

赵小盼没说什么,只是笑了笑。她往面盆里放了两碗干面粉,然后就动手揉压起来。不一会儿,面团揉好了。手是光的,盆是光的,面团也是光光溜溜的。

赵小盼要动手擀饼,曾金凤说:“你去煮粥炒菜吧,我会擀。”

于是,赵小盼就去煮粥和炒菜了。等她干完那些活,再到面案这边来,果然看到曾金凤擀出了几张饼。那些饼薄的薄,厚的厚,说方不方,说圆不圆,真没个看样。

赵小盼就说:“金凤,我来擀饼,你去烙,咱俩换换好不好?”

曾金凤赶紧说:“好。”

房东没有烙饼的鏊子,只能用炒菜的铁锅。曾金凤又用不惯煤气,烙着烙着,屋里就蹿起了糊味儿。

赵小盼喊:“金凤,糊了,快翻饼——”

曾金凤嘴巴硬着:“没有,哪儿糊了?”

饼子向上的那一面挺好,焦焦的黄黄的。翻过来看,就看到了一个大糊疤。曾金凤赶忙把它出锅,放在了盘子里。

伸手抠啊抠的,黑皮是抠掉了,却抠出了洞。看到赵小盼过来,赶快把它塞进了别的饼子下面。

赵小盼吸吸鼻子,对曾金凤说:“你去准备碗筷吧,我自己来。”

这样,擀饼和烙饼的活儿就由赵小盼独揽了。

曾金凤倒是把小桌擦得很干净,碗筷摆得很整齐。

赵小盼把东西端上来了，一盘黄瓜丝，一盘绿豆芽儿，一盘薄豆腐丝，一碟青椒丝，一碟小葱丝，还有一碟炸炒过的面酱。烙馍一张一张地叠放在大盘子里，散发着熟热的面香味儿。

常宝贵不由得赞道：“哇，小盼的刀工好得很哩，简直可以做饭店里的大师傅了。”

赵小盼说：“是跟俺娘学哩，她在镇上开过小馆子。”

曾金凤不说话，闷着头只管吃。

摊了许多菜，抹了一层酱，常宝贵卷了个鼓肚的馍筒子，然后大大地一口咬下去。

“咦，这面是咋和的，恁筋道！”

曾金凤说：“还不就是面呗。”

常宝贵嘴巴巴巴，又说道：“这菜也不一样，咋恁香。”

“也没啥不一样，还不就是酱味有点儿怪呗，”曾金凤说，“我吃出来了，有孜然，还有胡椒。”

“嗯——”常宝贵一边品着味儿，一边问赵小盼，“你这酱是咋做哩？”

“保密，”赵小盼得意地笑了，“那可不能告诉你。”

曾金凤“啪”地一下把筷子放下来：“吃饭就吃饭呗，我最讨厌吃饭的时候说话了，影响健康。”

常宝贵响响地喝了一口粥，再也不出声。心里却在琢磨，也就是平常的面，也就是平常的菜，也就是平常的酱吧，可这烙馍卷菜的味道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

眼瞅着几个盘子里的菜都下去了，烙馍也没有几张了。

常宝贵伸出手，打算再卷最后一张饼。

那饼拿起来，他不禁乐了。“喂，恁瞧瞧，这可是望远镜啊。”

这是那张被曾金凤抠出窟窿的烙饼，常宝贵双手掂着它，眼睛透过饼上的窟窿往外瞅。

赵小盼掩着嘴，“哧儿”地笑出了声。

曾金凤却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赵小盼是和这个陌生的城市一起醒来的。

这个城市在做晨练了,它在晨曦里伸展着肢体,扩胸,踢腿,扭腰,然后在清新的空气中清嗓子,“笛笛——”

樟溪村的旁边有条高速公路,大清早高速公路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车辆。汽车们一个个全都匆匆地向前奔驰着,奔向它们既定的目标。

赵小盼靠在窗前眺望,她觉得她自己也已发动了起来,浑身充盈着出发的渴望。她要向这座城市出发了,向她的理想出发。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精彩在等着她,——那些陌生的精彩们。

曾金凤醒了,常宝贵醒了,三个人草草地吃着昨晚的剩粥,商量着出门找工的事。

曾金凤说:“宝贵哥,咱们三个人一起走吧。大家做个伴儿,心里踏实。”

“中,我就给俺两个妹子做保镖。”常宝贵爽快地答应。

“要我看,还是分开好,”赵小盼解释说,“咱仨的条件各不相同,是不是? 咱仨要找的活儿也不一样,是不是? 各找各的活儿,各寻各的路,谁也不会耽误谁。”

“中,那也中,分就分吧。”常宝贵点点头。

曾金凤不说话。

赵小盼又说:“昨天买东西的时候,我已经看好了,路桥前面就有 41 路公交车。咱仨一起坐车到市中心,然后再分头去找工。”

曾金凤也不能不承认还是赵小盼考虑得周到。于是,三个人就一起去路桥前坐上 41 路公交车,到了市中心。

要分手了。

“拜拜——”

赵小盼竖起食指和中指,做出个“胜利”的手势,那是从电视和电影中学来的。

常宝贵和曾金凤也依样画葫芦,把食指和中指竖起来,向她摆了摆。

于是,赵小盼便匆匆地消失在了城市的车流和人流中,再也没回头。在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里,赵小盼信心十足地走着。她不会迷路的,她有自己的航标,那就是这个城市里的高层建筑群。她知道那些建筑群里应该有大酒店,应该有夜总会,应该有歌舞厅……她要成为那里的歌手,她要从那里起飞,一点一点地攀升,最终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。

许多港台歌星和影星,就是这样走向成功的。

于是,她来到了万江路上的海轩大酒店。

那是迄今为止,赵小盼所见过的最美丽最华贵的建筑了。它的整座楼面都是深色的玻璃幕墙,它像一块巨大无比,玲珑剔透的水晶,在阳光下熠熠闪亮。

在墙体的外侧,竖挂着醒目的霓虹灯:“海轩夜总会”。

赵小盼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

大堂的地面是浅红色的大理石,赵小盼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。两个穿着制服的侍应生看到她,立刻一左一右地从两个方向朝她走来。

赵小盼心里有些发慌。

“小姐,请问,你到哪儿?”侍应生开口了。

还好,虽然是审视的目光,口气却彬彬有礼。

赵小盼稳稳神:“我到……海轩夜总会。”

“在5楼。”左边的侍应生说。

赵小盼急忙离开。

“电梯在那边。”右边的侍应生抬手指了指。

赵小盼看到了电梯间,门开着,有人正往里边进。赵小盼加快脚步,跟了进去。门悄无声息地自己合上了,赵小盼发现她被关进了小房子里。

她是第一次乘电梯,她没有留意那人在电梯壁上点按过什么。

仿佛有东西托着她的脚,她的身体往上升。她惊奇地四下环顾着,电梯忽然又停了,门自动打开,那人走了。

电梯门就那样开着,再也关不上。仿佛那人一走,自动功能就被那人带走了。赵小盼看到对面的墙上有一个红色的数字14,这是14楼。